

莫忘初心， 许你朝夕

Ⅱ

下册
沐笙箫／作品

我爱他，
我愿意为他放弃一切，
只要他一句话，
我甚至愿意为他去死。



莫忘初心，
伴你朝夕。



附
贈

兴
下
册
兴

莫忘初心，
许你朝夕

II

沐笙箫
作品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Chapter7

莫南爵是不能给你幸福的

男人闻言瞥了眼，碎得还真是彻底，他眼底阴鸷一片，锐利的眸子朝那轿车的主人看去，一眼就将人看得双腿发软。

“这……我……”那司机吓得魂不守舍，急得干跺脚，“我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刚刚前面那辆车突然掉头，他打着大灯，一下子就照得我看不清……”

莫南爵眯着眼睛，并不说话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司机见他身边的女人看着那块玉佩，心知这样的人才不会在乎钱，他忙转移目光，“小姐，对不起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这玉佩是哪买的，我去买块一模一样的给您……”

童染视线定格在碎成粉末的玉佩上，闻言摇了摇头，她总觉得心里不舒服，可这也不能怪人家，是她自己没抓好：“没事，和你没关系。”

司机忙看向莫南爵。

男人伸手搂过童染：“真没受伤？”

“没有，”童染看一眼那司机，也是个上班族，于是笑了下，“真的没关系，我没受伤。”

司机心下一松：“那这玉佩……”

莫南爵冷冷看他一眼：“还不走？”

“……”司机又道了几声对不起，忙滚回车上溜之大吉。

童染还站在原地不动，眼睛直勾勾看着被碾碎的玉佩。这时候风大，吹起她肩头的长发，使她更显纤瘦，莫南爵脱下外套裹住她的肩头：“怎么，一块玉佩就把你的魂都勾走了？”

“不是，”童染肩头一暖，回头望了一眼，“九万五……”

“你现在已经是阔太太了，”男人嘴角含笑，似乎知道她不开心，揶揄道，“买个生煎包花了将近十万。”

“……”还真是这样。

童染皱了下眉头，没办法，碎了就碎了，也不可能复原，她转过身道：“我们走吧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就见莫南爵拿过她手上的红绸袋子，走到碎玉边蹲下身，伸手开始捡。

“别，”她忙去拉他，“会割破手的。”

男人瞥她一眼：“割破手总比你哭鼻子好。”

童染怕小腹不舒服，没敢直接蹲下去，半弯着腰，手撑着他的肩头：“莫南爵，别捡了，手指割破出血就……”

“嘶——”她话音刚落，男人修长的手指被尖利的碎玉刺破，鲜血顿时冒了出来，莫南爵眉梢轻挑，侧过头来看她。

“你……”童染一怔，她还真是乌鸦嘴，“你快起来，车里应该有创可贴……”

她莫名开始手足无措，转身就朝车门走去，结果脚下崴了下，也不知道绊到了什么，莫南爵手疾眼快起身搂住她，伸手将她的脑袋按在自己的胸膛里，感觉到她微微颤抖的双肩：“童染，你今晚怎么了？”

“没事，”童染习惯性地伸手环住他的腰，两人身体相贴，彼此的温度传递给对方，她突然就很想哭，无助感涌上心头，“怎么办，莫南爵，怎么办……”

男人搂紧她，心情也随着她的抽泣变得阴郁：“什么怎么办？”

“真的碎了，”她小手在背后紧攥着他的衣服，这样的怀抱太温暖，温暖到她已经无法承受任何失去，“那老人家说了，这玉佩是辟邪的，不能碎，要活生生的……”

莫南爵薄唇紧抿，这女人，钻起牛角尖来还真是吓人，他大掌在她背部轻拍着：“十万还买不到你一个心安？”

她鼻间轻哼，他都不安慰一下她：“买不到。”

男人笑了下：“那你要多少？”

“我什么都不要。”

“不是要活生生的吗？”莫南爵握住她的肩头将她拉开，俊脸凑过去，“我这不是活生生的吗？”

童染别开脸，这男人就没个正经，她冷着小脸：“反正你不在乎。”

“我怎么不在乎你了？”

“……”童染语塞，说不出来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她突然开口，“莫南爵，我只是觉得很怕。”

男人抿着薄唇，她继续说着：“莫名其妙地害怕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”

“别怕，”其实他知道这几天童染心情不可能会好，他眯起眼睛，难得地退让了一步，“如果，你想去见……”

“不，”童染出声打断他，眼睛里亮晶晶的，“我不想去见，会有人照顾他的，那个人不会是我，我已经没必要去了。”

莫南爵将下巴轻抵在她的头顶，这个话题一直是他们之间的一个禁忌，他知道，就算无关爱情，她也不可能这么快跨过去，而她也知道，他不可能完全抛开。

二人谁也没再开口，相拥着站了一会儿，街灯的光洒下来，拉出的两道影子十分温暖。莫南爵大掌拍拍她的腰：“走，回家。”

童染点头，心情也舒服了很多，跟在男人身后：“好。”

到家已经八点多了，买的生煎包也已经凉了，莫南爵进浴室冲澡，童染饿得不行，将生煎包放微波炉里热了下后便开始吃。

楠楠拖着圆滚滚的身体冲过来，童染也夹了个生煎包给它，这小家伙已经发展到给什么吃什么的地步了，童染真怀疑，要是它饿昏了头，

人家给老鼠药它八成也吃。

她不禁皱眉，抓住它的小爪子，为什么她养只猫就这么蠢？

楠楠也有几天没见到她了，感觉着她细嫩的手抓着自己，高兴得不行，滴溜溜的圆眼睛盯在童染胸前，仰起小脸就要去蹭。

“喵——”

只是小家伙还没蹭到，后颈突然被人拎起来，男人随手晃了下就将它丢出去，童染见状忙起身：“别……”

楠楠肥滚滚的身子摔在玄关处的地毯上，扑腾了几下才爬起来，小身板缩在鞋柜边，虎视眈眈地盯着乱扔它的人。

莫南爵睨它一眼，男人穿着件黑色背心，白色的休闲裤，衬出修长完美的身材。他将搭在肩头的毛巾扔在沙发上，精致的下巴上还有水珠滑下来。

他坐下后伸手搂住童染的肩：“好吃吗？”

童染正张嘴咬了口，鲜香的肉汁流进嘴里，就是记忆中的味道，她馋得连点头都忘了：“好吃。”

“你比楠楠还馋嘴。”

她含含混混：“我哪有。”

莫南爵靠在沙发上，双手交叉于脑后，眼眸微眯地盯着她一张一合的小嘴，体内的火一阵阵地往外蹿。

童染一口气吃了几个，还是觉得意犹未尽，刚又夹起一个，突然觉得背后传来的目光炙热无比，她转过头，就见男人正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。

童染警惕性地看他一眼：“你做什么用那种眼神看我？”

莫南爵并不回答，坐起身体，一张颠倒众生的俊脸正对着她：“吃饱了？”

不对，他绝对是有目的的。

童染浑身紧绷起来，摇摇头：“还没。”

男人闻言身体又靠了回去：“那继续吃。”

她继续吃起来，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眼：“你不睡觉吗？”

“我不困。”

“……”

童染咬了两口，却吃得不香了，这么个美男用这样的目光在背后盯着，谁吃得下？

她只觉得危机四伏，端起碗筷起身就要去厨房：“我去收拾一下。”

“不用，”莫南爵也跟着站起身，伸手接过她手里的碗筷，“我去洗。”

“……”

这男人神经搭错了？童染诧异地看着他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放了热水，你去洗澡，”莫南爵朝浴室看了一眼，“别洗太久，医生交代过的。”

他说完抬脚就朝厨房走去，童染看着他的背影，张了张嘴，他这是开始走模范丈夫的路线了？

她转身进入浴室洗澡，顺带将头发洗了下，吹干后擦了擦，这才走出浴室。

莫南爵正跷着腿靠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楠楠围在他的脚边打转闹腾，见她出来，他丢开遥控器站起身：“洗好了？”

童染穿着浴袍，正顺着头发，朝他看了一眼：“你在等我？”

莫南爵点头，俊脸带笑：“对。”

“……”童染用奇怪的眼神看他一眼。

二人对视，视线交会之时，有某种火花擦出来，男人眼里的炙热火光很是明显，莫南爵也不掩饰，直接朝她走过来。

童染知道他这一扑过来就是洪水猛兽，下意识地抬脚就朝房间里跑：“你今天睡次卧！”

“不行！”男人腿长，怎么跑都比她快，三步跨过来，一脚刚好抵住正要合上的房门，“我为什么要睡次卧？”

童染双手双脚并用，死死抵着房门，透过门缝瞅他一眼：“你，你今天不正常。”

莫南爵棱角分明的俊脸上带着不怀好意的笑：“我哪里不正常了？”

“就是不正常！”童染咬着下唇，他虎视眈眈的眼神跟楠楠很像，“你

快出去，我要睡觉了。”

相比她的手脚并用，男人显然轻松很多，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：“你睡你的觉，我为什么要出去？”

她差点败给他的厚脸皮：“你要是在我怎么睡觉？”

他随口胡扯：“我不碰你。”

“你觉得可能吗？”

“怎么不可能，”莫南爵盯着她白皙的小脸，“医生叮嘱过，我肯定不碰你。”

童染半信半疑：“真的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，”莫南爵神情认真，点了下头，“我会拿你的身体开玩笑吗？”

童染听他这么一说，双脚的劲道松了点，但这男人的本性还是让她不放心，“那你为什么不干脆睡次卧？”

莫南爵从容不迫地回答：“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？”

“……”

连歌词都用上了……

童染越发不相信，透过门缝瞅着他的眼睛。

“你做什么跟防狼一样？”男人伸手握住门把，下腹欲火难忍，几乎就要喷发，“我是那种说话不算话的人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童染抿起粉唇，还是没有开门。

“我是你男人，”莫南爵推了下门，俊脸上浮现哀戚的神色，“有哪个女人会把自己男人拒之门外的？”

“……”

童染手上的劲道又松了下。

他眼睛微微眯起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，女人心软，莫南爵自然知道：“我只是想抱着你睡，童染，难道连这个要求你都不能满足我？”

童染一怔，被他这么一说，她瞬间觉得，自己……这么做好像是有点过分？

毕竟他都承诺了，而且还帮忙放洗澡水，收拾碗筷……

莫南爵敏锐地捕捉到她神色间的懊恼，薄唇轻轻勾起，却一瞬间就被掩饰下去。

童染松开一只手，脚却还抵着没放。

时机已经到了，莫南爵故作伤心地摇摇头，收回脚转身朝次卧走去：“那你睡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”

童染见状以为他生气了，忙收回脚拉开门：“莫南爵！”

男人依旧朝前走，头也不回。

“莫南爵，你听我说！”童染一下子急了，他似乎真的生气了，她忙冲上前拽住他的手臂，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可以睡主卧的——”

男人瞬间顿住脚步。

童染绕到他跟前，抬头望向他的俊脸：“你还是和我一起睡主卧吧？”

莫南爵俊脸冷淡，竟然将她的手拉开来：“不要。”

童染一怔，突然慌了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是你不让我进去的。”

童染撇撇嘴：“是你用那种眼神看我，我以为你要……”

“要什么？”

她脱口而出：“我以为你又要动手动脚。”

莫南爵闻言俊脸一沉，抬脚绕过她就走：“让开。”

“别，”在他擦过她的肩膀时，童染忙抱住他的胳膊，“莫南爵，我不是那个意思……”

男人轻哼一声。

童染晃了两下他的胳膊：“对不起嘛，我误会你了，我向你道歉。你晚上还是睡主卧吧？”

男人开始甩脸子，抽回手臂：“不睡。”

童染一脸沮丧，挡住他的路：“我都已经道过歉了……”

莫南爵别过头看了眼主卧的门，眼睛眯起：“方才是你把我推出来的。”这会儿，自然是要推回去才行。

“我……”童染咬住下唇，绕到他背后，一双小手抵着他健壮的背

部肌肉，推着他朝主卧走去，“莫总，睡主卧吧，好不好？”

男人还是不说话，童染索性推着他进了主卧，莫南爵突然转身开口：“是你推我进来的。”

他这么一转身，童染双手直接抵了个空，脚步趑趄了下，男人大手一伸直接搂住她：“小心。”

“你……”童染皱起眉头，抬头一看，原本俊脸冷淡的男人已经换了个表情，那似笑非笑的桃花眼魅惑至极，一看就没安好心。

她张了张嘴巴，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：“你不是生气了吗？”

“你都主动推我进来了，我还生什么气？”莫南爵一手还横在她的腰间，俊脸凑过来，“你第一次主动邀请我睡主卧。”

“……”

温热的气息喷在脸上，渗入每一寸皮肤，童染浑身一个激灵，伸手抵住他压下来的胸膛：“莫南爵！”

“在，”男人在她耳边低语，“我不会走的，放心。”

童染彻底无语，气得不行，拽住他的手就将他往门外拉：“你居然又骗我，出去，去你的次卧！”

“什么叫我的次卧？”莫南爵勾唇浅笑，“不是你说的吗？主卧是一家之主待的，所以我肯定要待在主卧。”

“……”她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

莫南爵趁机将她抱了起来，抬脚将房门踢上。

“……”童染感觉到阵地在转移，慌乱中胡乱蹬着腿，在他身上乱踢，“放开我！”

莫南爵突然低咒一声，松手让童染跌在柔软的被单上，男人微微弯下腰去：“你是想踢死我吗？”

“你活该！”

童染抱着被子缩到床里侧，她居然给他道歉，还把他推进来……

这世上还有比她更蠢的人吗？

男人维持着弯腰的姿势，一直没动。

过了好半天，童染瞅了几眼，这也装太久了吧：“莫南爵？”

男人没出声。

童染心里咯噔一下，扔开被子冲过去拽住他的胳膊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莫南爵抬起头，童染以为他又是骗自己的，却没想到，男人神色认真，突然开口：“我在想，你那时在岸边为我解毒……该有多疼？”

童染一怔，没想到他会突然说起这个。这个话题他们从来没有直面过，因为这就像是结了痂的伤疤，一碰，还是会疼得不行。

她别过头，将视线投到窗外：“莫南爵，我们的孩子这时候一定在看我们。”

男人浑身一震，哀戚从眸中溢出。

他顺着她的视线望出去，窗外月光淡淡，恬静美好，莫南爵薄唇轻抿，嗓音里有着藏不住的自责：“是我亲手杀了我们的孩子。”

“不是！”童染脱口便反驳，抓着他的胳膊的手用力，指甲几乎嵌入他的手臂中，“莫南爵，你别这样说……”

男人直起身体，眼角的落寞在月光下显得分外明显：“我说的是事实。”

“不是！真的不是！”童染猛地摇头，咬住下唇，她一直不敢在他面前提这件事，就是怕他会自责，“如果这样说，那应该是我害的，我都不知道有他的存在，是我这个做母亲的没有尽到责任……”

当初用孩子换他一命，这个选择是她做的，她不会后悔，可是并不代表不会难受……

男人别过头去，拉开她的手，转身朝外面走去：“你早点睡。”

她忙扯住他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

莫南爵一手已经拉开房门，修长的腿跨了出去：“我去阳台抽根烟。”

“我也去陪你。”

此时夜已经深了，小区内静悄悄的。莫南爵双手撑着窗台站着，右手修长的手指间夹着根香烟，却并未吸，男人视线投出去，也不知道在看什么。

“在想什么呢？”童染知道他心情不好，同他并肩而立。这小区位置极佳，对面便是一条人工河，新架好的桥面姹紫嫣红的，看上去绚烂

至极。

“没什么，”莫南爵眯起眼睛，望了童染一眼后将手里的烟掐灭，揽着她的肩膀走进屋，“会着凉。”

“我这还是件长袖呢，”童染靠在他的臂弯内，“你还穿着背心。”

“我不一样。”

童染站定脚步，笑意盈盈：“有什么不一样的？”

男人拧起眉心，他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她总能笑得这么灿烂，其实他知道她心里也难受，他大掌在她肩头轻拍了下：“去睡。”

“你不睡吗？”

“不困。”

童染的小脑袋凑过来：“你做什么冷冰冰的？”

莫南爵并不说话，转身走到低温酒柜边，随手拿了瓶红酒出来，童染忙体贴地去冰柜里取了两个高脚杯过来。

男人瞥了一眼：“你不能喝。”

“就喝几口嘛，”童染挨着他坐在沙发上，将高脚杯摆在二人跟前，“你帮我倒。”

香醇的红酒顺着被冰镇过的杯沿滑下来，像是上好的绸缎，润泽度令人倾心。莫南爵将酒瓶放下，端起高脚杯，仰头一饮而尽。

“喂，”童染忙拉住他的手，学着他以前说过的话，“红酒不是这样喝的。”

男人眉间笼着清冷，他并未开口，而是又倒了一杯，仰头又要喝，童染及时抢过他的杯子：“你喝这么快，我怎么办？”

莫南爵双手撑在膝盖上，闻言薄唇轻扬：“去睡。”

“不要，”童染拉过他的手，透过高脚杯，她能清晰望见他的侧脸，被渲染上一层酒红，更显精致，“我们来喝交杯酒？”

男人将手抽出来：“去睡。”

“……”又是这句。

童染弯起唇，坐直身体，将酒杯放回他手里：“你不愿意喝，那我自来。”

男人也不反对，就这么盯着她看。

“一碰杯，白头偕老，”童染抓着他手里的高脚杯同自己的交了个杯，纤细的手臂绕过去，低头轻抿了口，“好喝。”

莫南爵抽回手后也抿了口酒，还是没说话。

童染又喝了几口，小脸上渐渐浮现出红晕。红酒的味道在口腔里蔓延，似乎连空气都暖了起来，她嗓音糯糯的：“莫南爵，你还记得之前的事情吗？”

男人侧眸看她。

“就是刚认识没多久啊，”童染学着他的样子，手肘撑着膝盖，橙黄色的壁灯光洒下来，她一手托腮，“那时候你好恶劣，每天都欺负我，要不然就是变着法子威胁我……”

男人拧了下眉头：“胡说。”

“我没胡说，你自己想想你那时候做过什么。”童染将高脚杯放在眼前轻晃着，透过那瑰丽似乎能望见以前，她勾起浅笑，“那时候我们还争论过，我说我绝对不会爱上你，你说我一定会……我们还吵了一架，你吵不过我就威胁我……”

莫南爵薄唇抿着笑：“迟早的事。”

童染侧眸同他对视：“要是我们错过了呢？”

男人语气很笃定：“不可能。”

“你就这么确定？”

“是我的跑不了，”莫南爵薄唇轻抿口红酒，馥郁的香味令人心醉，“你跑到哪里，我都能把你抓回来。”

童染笑出声来：“我要是死了呢？”

“那我肯定已经在地狱里等你了。”

“别胡说，”童染伸手捂住他的嘴，“我怎么舍得让你下地狱，所以我不会死的。”

男人倾身向前，回想起童染说的以前，别说爱，她压根不肯正眼看他：“你那时候满心满眼只有洛萧。”

她怔了下：“哪时候？”

男人脸色阴沉：“你自己想。”

童染摇头：“反正我都忘了。”

莫南爵显然不信，将杯中的红酒饮尽，突然开口唤了声：“童染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要是洛萧死了，你会怎么样？”

莫南爵开口后就转过头来看着她，目光灼灼，不容她闪避。

童染别过头去，这个问题，她从来没想过，也不可能会去想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莫南爵眯起眼睛：“如果是我杀了他呢？”

“你……”童染猛地回过头，男人能很明显看见她脸上迅速褪下去的血色，她蹙起眉头，良久才开口，“莫南爵，你要杀他吗？”

男人并未回答。

答案其实很明显，童染知道，他一直都想。

童染小手攥了下，仰头将高脚杯里的红酒悉数灌下，莫南爵没有阻止，她站起身来，原本打算咬在嘴里的话还是说了出来：“莫南爵，如果你要杀他……希望你不要告诉我，也不要让我知道。”

莫南爵食指在玻璃桌面上轻叩几下，明知故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童染低下头，她并不是心软，也不是犹豫不决，可有些东西是说不清的：“就算他那样对我，可至少他曾经陪过我那么长的岁月……莫南爵，我无法眼睁睁看着他死的。我知道这样说你可能会不高兴，但是我不想骗你……至少目前，我没办法看着他死……”

男人本不想问，可话还是从唇边逸出：“那如果他杀了我呢？”

童染目光一黯，回答得很迅速，几乎是脱口而出：“那我会杀了他，然后陪你一起死。”

莫南爵嘴角挑起抹笑：“你敢杀人？”

童染毫不犹豫：“为了你我就敢。”

“好了，不说这个，”男人站起身揽住她的肩，望了眼时间，“一点半了，去睡吧。我去给你端一碗鸡汤，你先躺着。”

童染闻言怔了下：“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”

“你洗澡的时候。”

“……”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贴心了……

望着他站在厨房里的背影，童染弯起嘴角。

什么都不比这来得更幸福了。

接下来的一段日子，童染一直在公寓养身体，每次她嚷着要出去玩，莫南爵都不让。

近两个月没出门的感觉……

童染小手托腮坐在阳台上，冬天就快到了，她望向外面，果然，树叶都开始掉了。

楠楠蜷在她腿上，这段时间小家伙减肥，每天就吃两顿，也确实瘦了不少。童染上网学了几个毛衣的新样式，给楠楠织了件小衣服，粉蓝色，短短的，颈子上还绣了朵小黄花，小毛衣刚好能裹住小家伙圆滚滚的身体。

玄关处传来钥匙开门的声音。

童染瞥了眼时间，五点。

真准时。

她忙将楠楠放到地上，小家伙不肯离开，童染索性一脚将它踢开，手里拿着个浇花的東西，听到脚步声朝这边靠过来时，便蹲在地上。

男人随手将钥匙扔在茶几上，走过来时拧起眉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童染并不动。

莫南爵弯腰拉住她的手臂想要将她带起来，童染却推开他的手：“别动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男人瞅了眼，“闹脾气？”

“没，我在种蘑菇，”童染拉住他的手摸向自己的头顶，“莫南爵，你说我是不是已经开始长蘑菇了？”

“……”又来这招。

莫南爵瞥她一眼，而后直起身朝客厅走去：“没门。”

“……”又失败了，童染忙丢开浇花的东西，跟着男人的脚步走到客厅，“买菜了吗？”

“待会儿会有人送来。”莫南爵在沙发上坐下来，跷起一条腿开始看报纸。

童染蹭过去：“楠楠说想散步。”

“给它喂点吃的。”

“家里猫粮都吃完了。”

“我让人送来。”

“洗发水好像没了……”童染蹙眉想了下，“还有我经常用的护肤霜，包括你的……”

“都会送来。”莫南爵折了下报纸望向她，“你别想着出去。”

童染小脸沮丧，一头倒在沙发上：“为什么啊，我闷了两个月了……”

“还没到，”男人看了下日期，“差三天。”

“……”童染双手捂住脸，“我会憋疯的。”

“放心，我会让你恢复的，”莫南爵继续翻报纸，“去泡杯咖啡来。”

“你敢喝我泡的？”

“随你泡，反正你跑不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童染站起身去给他泡了杯咖啡过来，男人端过去抿了口递给她：“放桌上。”

她依言放在桌上，而后转头看他：“你晚上想吃什么？”

“你做什么我就吃什么。”

“红烧蘑菇？干煸蘑菇？油炸蘑菇？”

“随你。”

童染冷着小脸：“合着我成了你的保姆？”

“怎么可能？”莫南爵薄唇轻勾，“我不会发你工资的。”

“莫南爵，你——”她伸手将他的报纸抢过来，卷起来藏在背后，“我要出去。”

男人双腿交叠，身体向后靠：“不行。”

“那什么时候才行？”

“满两个月就让你出去，”莫南爵桃花眼浅浅眯起，“我喜欢你每